

月夜

跨海越洋別神洲，移居蒙城二十秋。

鬢斑歷歷如塵事，最憶月夜血灑途。

我從珠江河畔的羊城廣州橫越太平洋，來到 St-Laurent 聖勞倫河環抱的花城蒙特利爾（下簡稱蒙城），彈指間已二十個年頭。過往的許多塵事猶如雪地上的腳印，在陽光照射下逐一消失，唯獨那個寒風吹乾熱血汗水的月夜往事，仍會不時浮現腦海，使我無法忘懷。引我長思。

那是一九九二年中秋節的前夜，銀盤似的秋月掛在空中，月夜里除陣陣寒風帶來幾聲秋蟲的鳴叫外，就只有我和老章在店中整理雜貨發出的響聲。我抬頭望一眼牆上的掛鐘，還差五分鐘十一點就可關門回家啦。這時店外忽然傳入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隨即有人低頭彎腰大步跨入門來，跟著走到裝啤酒的冷櫃前站住。我見狀趕緊走回櫃台。

說起這間雜貨店，那是我，老章和老方三人合開的。老章在八九年以訪問學者身份來到蒙城，訪問結束因中國發生‘六四’事件獲加拿大移民部長特許而移了民。老方是九零年初來的香港企業移民，由于找不到適合的企業開辦而問居在家，我則是在九零年初移居蒙城。當時加拿大正處於經濟蕭條之中，我雖有大學學歷及工程師職稱卻不被政府承認，加上魁省以法語為主，法語不曉又無加拿大工作經驗，故一直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後來，我好不容易在西人工廠找到一份開機器的工作，孰料干了一年工廠就關門了。我也加入了魁北克的失業大軍。真是機緣巧合，在九一年十月份，我們三人在一間汽車駕駛學校相識，所謂惺惺相惜吧，相似的困境將我們的命運連在一起。於是時常一起商議今后的出路。最終，我們確認的共識就是自行創業，合資開店大家有工做。那時找工作難，要買間店亦難，我們花了許多時間找店，絕大部分的店都不賣，想賣的價錢又太高。正是一籌莫展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在蒙城東面法語區有間雜貨店要賣。我們立刻趕去那里見店主。原來，這間店由一對法裔老夫婦經營了二十多年，現決定退休了才賣店。老店主得知我們是新移民，並了解到我們找店的難處及緣由后，便爽快答應將店賣給我們，而且價錢上給予優惠。這樣，我們二人在零二年初開起店，自己給自己找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接店初老店主義務幫我們走上經營軌道后便離開了，臨走寫下他們家的電話號碼，說有事可隨時找他們。二位老人的那份深情和關愛，讓我們領受到一份濃濃的異地親情，令我們感動不已。在魁北克省加拿大法裔公民的法語情結很深重，店在法語居民區，我們卻不會法語，當然會受到顧客的責難，更甚的會尖刻提出：“法語都不懂開什麼店，還是回中國去吧！”但更多的客人是以寬容，友好的方式支持我們，可能是受了老店主感染的原故吧，熱心的客人還教我們法語。對此，我們一方面努力學習法語，另一方面，就是以友好熱誠的服務回報他們。眼下臨關門了還有客來，我當然要好好接待囉。

這時，客人已從冷櫃內拿出一箱十二支裝的 labatt 啤酒，但不知何故仍站住不動，我十分友好地催道：“先生，請來付款吧，到十一點按魁省法令就不准賣酒啦”。那人聽到我的話后轉過來，並朝經他身邊走去關側門的老章望望，才不緊不慢地低頭走到櫃台前。我指住收款機顯示的數額請他付錢。來人卻抬高頭不聲不響地盯著我。此刻我才瞧清來人有一頭亂蓬蓬黃發，瘦削的長臉上伸出個鷹鉤鼻子，二十多歲的年紀，高我一個頭，而那對不時翻動的藍眼珠透射出閃爍不定的目光，這讓我馬上警覺起來，我趕緊對關好門正向櫃台行來的老章說：“老章先別過來，等這人付款再進來吧”。當時，我思量來人夾在二人之間，萬一他打劫也好對付。跟住我又客氣催道：“請付款吧，我們要關門了”。來人朝老章處斜眇一眼，然後將右手伸進褲口袋，而左手卻緊緊挾住那箱啤酒。老章眼見客人在掏錢付款了，於是急不可耐地奔入櫃門。就在老章跨進櫃門的一刻，那人突然變換手法，飛快地由身后抽出一把尺多長亮閃閃的刺刀來。說時遲那時快，我一把將老章扯進身后櫃里，自己也閃離刺刀遠處，隨即雙手從褲袋內亮出二個閃閃發光的東西來。那廝被我突發的舉措驚退了一步。我站穩馬步，左手握球橫于胸，右手抓球舉起對住那廝的頭。此時，老章才轉身回過神來，眼睛瞪著那把寒燦燦的長刀呆立櫃里。那廝看清我手中拿的是一對鋼球后，雙眼緊盯著一動也

不動，但右手仍將刀指住我們，左手牢牢抱住那箱啤酒。雙方靜靜地對峙著，大氣都不出，店內的空氣好似凝住一樣。那廝知道要搶收款機里錢是不可能的了，可長拖下去又不利，只見他斜眼向門外掃了一下，突地展刀對我們虛砍一下，轉身拔腿就朝店外竄去。……

雙方在僵持時，我腦海中電光火石般閃現過開店八個月來，三次發生在半夜三更的劫難事：第一次是剛開店個把月的半夜，我回到家才躺上床，一陣急促的鈴聲將我喚起，是報警公司電告雜貨店出事，第二次是三個月后的一個凌晨，睡得正香甜又被報警電話吵醒；第三次是幾天前的清晨四點，又被同樣的警鈴驚醒。每當我們急匆匆地趕到店時，看到的是撬爛的門以及遍地碎玻璃，再就是接到警報后三分鐘內抵店的警察。由於警察到的及時，竊賊來不及入店早逃去無蹤。雖然店內錢物沒竊走，但身心的勞神折騰，格外破財裝修的損失卻是難以彌補了。因此，我們對那蹤影不見，又一直未能擒獲的盜賊更是恨恨不已，耿耿于懷。今夜盜賊現身了，競敢明目張膽持刀強搶啤酒跑走，是可忍孰不可忍。早先一直積壓的怒氣如火山般爆發出來，我也顧不上細思慢想，嗖地一聲跨越櫃台向門外追去，口中大喊：“老章快報警！”，心里恨下決心：“今晚不抓住你這個混蛋我誓不為人”……

蒙城九月的深夜，寒氣逼人，夜空中銀盤大的寒月發出淡淡的寒光正緊緊追逐著那一前一后疾奔的身影，月夜里除了傳出急促的腳步聲外還不時響起“hold up, police is coming”的呼吼聲。之前還在鳴叫的秋虫早已嚇得不敢吱聲了。我追上大馬路時，只見那廝正橫越馬路，朝一條幽暗的小巷狂奔。我捏了捏手中有些濕滑的鋼球再加勁追上去。提起這健身鋼球，那是國內的朋友知我移民后臨別送的，曾戲言讓球隨你闖蕩江湖吧。我們買店時就聽聞，蒙城的雜貨店許多被偷搶過，所以開店後我都帶著鋼球以防萬一，不想今夜真派上用場。但友人也忠告我千萬別傷人，否則惹上官司就不得了。因此，雙方在店內相斗時，我盡管可用鋼球打殺那廝，但因不懂法律，我也沒敢冒冒然把球砸過去。現在，我追近他身后了，朋友的忠告也被怒氣沖丟腦后，心想只要用球打中他的腳根使之跌倒，我便可奪刀抓住他。于是，我將右手的鋼球對著那廝的后腳打去，不料那廝突地斜跳一步，球噹地一聲墜地滾入黑暗之中。我緊接再將球扔出，不想卻被那廝胡亂后撥的刀撞上，球也不知碰到何方。那廝一嚇之下，猛地竄入昏暗小巷。我在跑上馬路時，看到對面路旁停住的一部跑車里，有人剛下車又閃縮回去。我也顧不了那么多，生怕那廝逃去無蹤，仍舊不顧一切直追過去。那廝見我緊追不放，又知我手中已砸失了鋼球，于是突然止步轉過身對向我。巷里沒路燈，在慘淡的月光下，我左手邊是一排三層樓高的磚牆，兩人站立的地方是一幅舖滿瀝青的小空地，巷盡頭連著另一條大馬路。

月夜里，我見那廝用露出凶光的眼睛惡狠狠地瞪著我，右手的刺刀對我閃出點點森光，而左手卻死死抱住那箱啤酒，生怕被人奪走一樣。我全神注視著那把泛光的刺刀及其握刀的手腕，同時小心翼翼地向他拿啤酒的一邊逼近，跟著虛腿踢向啤酒。那廝真是個酒鬼，為防我踢中酒箱，就低頭彎腰隨我移動，時不時又揮刀將我逼開。我只好靈活地避開刺刀，轉到側邊虛攻他的啤酒，我是想乘他護酒時，露出空擋尋機奪刀，未料那廝頗有格斗經驗，攻守均有分寸。我一時找不到那種機會，只能空手游斗。這樣雙方如推磨似的來來回回拚戰好一陣。終於，那廝忍耐不了這種耗時纏斗，舉刀快速向我劈落下來，我側身避開，他又沖刀向我腿部刺落，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用刀刺盡的一剎間，我旋身飛腳重重踢中他的手腕，只聽噹啷聲響，刀被踢落在雙方腳前的地下，我正待起左腳踢其褲襠處，身后卻徒地傳來老章啊呀的驚呼聲，我一驚趕忙回頭張望時，那廝閃電般從地上抓起刺刀猛地朝我背后砍來。我見勢不妙一邊急轉身朝前猛跑，一邊對正沖我而來的老章猛叫：“危險快跑開！”話聲未落，我背后傳來衣物划開的嘶咧聲。老章卻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嚇傻了，只會蹬蹬的往后退，我跑離刺刀后即刻轉過身來，見到那廝已沖近老章，順勢起刀朝還在倒退的老章捅了上去。我見狀又毫不猶豫地猛撲回去，那廝見我氣勢洶洶攻來，慌忙抽刀返身朝著暗巷盡頭逃去，左手仍扼住那箱啤酒不放。我跑到老章身傍，只見他雙手捂著肚子彎腰坐倒地上，我蹲下急問：“老章你怎麼樣？”，老章清醒答道：“沒關係！”我說：“好！你挺一下，警察應到了，今夜決

不能讓那個壞蛋逃掉”。我邊講邊起身正待繼續去追，馬路邊卻傳來關啟車門的聲響，我循聲望去，原來是那位從車內閃身被我瞥見，后一直躲在車中關注我們搏鬥的看客，正由車尾箱取出個又長又大的運動挎包。我迅速奔到車尾箱邊，立即看到那根躺在 hokey 棍旁拆卸車胎用的鐵棍，我伸手去取鐵棍時，卻被一只拿電話的手按下了，耳中傳來對方的話語：“no, no 你不可以拿”。我因擔心凶手逃去無蹤，一時沒法細說又不好強取，于是，我只好撒手，毅然徒手向凶手追去，口中高呼大喊：“police, 捉凶手呀！”

月夜里，這激憤的吼聲在巷里壁間迴蕩，如炸雷般在茫茫夜空中迴響。我追出巷口時，身后傳來急促的跑步聲，我邊跑邊向后張望，在昏暗的路燈月光下，我從來人熟悉的身影上立即認出了那是住在店對面時常幫襯我們的好客人 Marcel。我放慢腳步等他追上后，才發現 Marcel 手中拿著那根我要拿卻沒讓拿走的鐵棍。看到 Marcel 臉上顯露的氣憤神情，聽到 Marcel 概述被喊叫聲吵起，下樓碰到跑車主得悉打鬥的事，又從其手中接下鐵棍追上來的情况后，我的心湧起層層熱浪，全身感到熱呼呼的。特別是聽到 Marcel 說老章已抬向救護車的消息后，我心中真是放下一塊大石，我知道，這是那位車主致電幫助的結果。現在，我可放心抓凶手了。我一邊跑著向 Marcel 表示由衷地感謝，一邊指著馬路前方更加模糊的身影，一齊奮力緊追下去。

我們愈追愈近時，凶徒卻突然拐向右邊失去蹤影，我們急跟上去一看，原來凶徒鑽入一條黑呼呼的橫巷中。恰在這時，隨著一陣急促的警號聲，只見三部警車呼嘯而至，成三角狀圍住我們，每部車里迅速鑽出二名警員，各人的手都按在槍把上，有二人徑自來到我們身旁，Marcel 上前解說一通后，有位警員馬上指揮另外四人握槍成扇形向暗巷圍了上去。我也想跟上去時，卻被留在身旁的警員和 Marcel 攔下。警員們走一下就停了，聽到領頭的人對著黑暗處喊話。原來真是老天有眼，那凶手慌不擇路逃進了死巷口。警察不斷喊話，過了一陣，忽見有道亮光一閃，接著地上傳來噹啷連響，循聲望去，正是那把沾上鮮血的刺刀落到地上。一警員拾起刺刀，隨即向黑暗處發話：“將手放在腦后一步一步走出來！”隨著指令從黑暗處冒起一個人來，一只手放在腦後慢步走入月光警燈下，到近前警員才看清，那只未置腦後的手正使勁挽住一箱十二只的 labatt 啤酒。警員上前奪下啤酒箱，將其雙手拷在背後押進警車。.....

我因惦記老章的傷勢，在與眾人謝別後即匆匆趕了回去。途經老章坐倒的地方，我看到他流的一大灘鮮血，在月夜里被寒風吹變成暗褐色一片。店前馬路邊已停住兩輛救護車，車旁的行人路上很多人在互相訴說著。我進到老章那部車上，見到老章經急救處理后已沉沉昏睡了。救護員告訴我刀刺在腹部肚子處，失血較多但無生命危險。至此，我才安心隨救護員走上另一部車。途中我看到穿 CTV 工作服的人拿攝像機追著我們。在車上，救護員對我進行檢查，發現我背上的衣服讓鮮血汗水浸透后給風一吹都干結了，無法脫下，于是，他小心剪開衣服仔細處理傷口，然后長呼一口氣對我說：“好運氣，你背上只被刀尖划了一道三寸長的傷口，是皮肉之傷。”我心想：“那一刀如非閃避得快，我說不定會魂斷蒙城了。現在，我值得慶幸的是受了點傷，雖說也抓住了凶徒，出了一口鳥氣，但二人受傷流血，代價也太高了。當救護車載我到 Notre-Dame 醫院急診部時，已是中秋節當天的清晨三點鐘。

在醫院等到醫生重新檢視無礙可以出院后，已是下午三點，我因掛念店又急匆匆趕回去。三人合作開店，老方做了三個月因事回了香港，現老章傷重住院，只剩下我去撐住，否則店倒閉關門，我們又得失業了。我心急火燎趕到店時，竟意想不到地看到老店主夫婦等在店門口。原來兩位老人在當天的 Montreal 法文報上看到我們店遭劫傷人的消息后，開了二個鐘頭的車從市郊家中趕來這裡，正等得焦急突然看到我回來了，老人迎上來痛惜地擁抱我，關切地詢問我們的傷勢，見到他們，我真如看到親人一般，我一邊心存感激答复他們，一邊強忍住滿眶欲流的淚水，眼濕濕地迎他們進店。此后，我無論是在法庭開審而出席作証的日子，或是為補充貨品外出採購之時。二位老人都義務幫我看店，一個月後，法庭審判結束，凶手被判三年徒刑，而老章傷愈出院也回店了。我們力勸二位老人安心回家養老，老人看我們身體無恙，店里經營也正常，大家才依依不捨離別。.....

月夜劫案一年後的一個早晨，我當班時看到一個人大步跨入來，就在他抬頭望我一眼的那刻，我的腦袋轟一聲呆住了，心也抖動了一下：這不是那個判了三年的凶手嗎，怎會出來啦！我回過神來沉住氣走回櫃台，右手拿住櫃邊一根棒球棍。冷眼看著那個進門後走到 BELL 的公用電話機前撥打電話的傢伙。來人講完電話後卻轉身抬腳向門外走去，臨出門時又向我深望一眼，才低頭邁步離開。望著那漸行漸遠的身影，我全身松散開來，憶起那人離店時望著我的目光，竟是那樣的柔和平靜，好象含著一份謙意與懺悔，可以肯定的是，那目光中真的一絲不含報復惡意，有人說：人類的眼睛是人類心靈的窗戶。可見來人心中確無惡念尋仇。之後，那人再未來過我們店。可是，我在鄰近店的 ONTARIO 大街上，曾撞見那人多次，每回他都用最後那次離店時相同的目光望我一下。然後低頭默默由我旁邊行過。那種目光終於讓我感悟一種新的含義，那就是人性的呼喚，人性的寬容。

月夜血案過去十多年了，雖然這裡有過我的傷痛，但是法裔加拿大人給予我的那種深情厚愛，那份寬容撫平了我的傷痕，溫暖著我的心，讓我溶入他們的生活，成為一名加拿大魁北克人。如果說，當今世上真有時光隧道能使我返回當年那個月夜，我肯定會與許多魁北克店主一樣，讓他搶走那箱啤酒，然後報警。

投稿人 林瑞端

Rui Duan Lin 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

地址：2098 John McCurdy St-laurent Quebec
H4R 3H8

電話：514 856 1657

筆名：陳明